

农民拍电影：“草根阶层”的文化觉醒

本报记者 李明德 实习生 宗帅 文/图

核心提示

如今,一场风起云涌的草根电影运动正如火如荼地在河南开展。新密农民丁永振拍摄的《都是咱爹娘》被新密电视台一播再播,许昌农民赵兰卿、马红旗等人拍摄的《鬼子进村》,更是走进了中央电视台的《小崔说事》和凤凰卫视的《鲁豫有约》。电影艺术真的被平民化了?农民拍电影现象到底折射了什么?为什么会有那么多农民热衷于拍电影?这能否称为农民的文化觉醒呢?

河南草根电影生存现状

2008年10月份,新密农民丁永振拍摄的《都是咱爹娘》在新密电视台热播,其实,在这之前,河南人已拍摄了大量的草根电影,许昌农民赵兰卿等人拍摄的《鬼子进村》,周口沈丘农民韩文清拍摄的《爱情大轮回》、《悲喜亲情的泪》、《济公新传》等40多部农村题材电影,卫辉市农民吴海利自编自导自演的《暖春》,安阳林州农民拍摄的方言电影《小锅盖娶亲》便是最好的例证。

这在全国人民看来,似乎有些不可思议,因为在他们眼中,河南农民只适合做建筑工人、唱豫剧、练功夫。但是,河南农民偏偏让他们刮目相看了,突然间开始亲密接触电影艺术。

自《鬼子进村》一炮走红之后,引起的反响是赵兰卿不敢想象的,该电影原班人马很快引起了央视编导田瀛的注意。随后,他们便合作拍摄了奥运数字电影《超级拉拉队》。该片时长90分钟,投资80万元。真实再现赵兰卿、李广等许昌农民成立超级拉拉队,喜迎奥运的故事,该片的拍摄地点就在许昌县灵井镇兴源铺村。

可以说,河南草根电影自诞生之日起就备受瞩目,领导的重视和媒体的关注为草根电影的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支持,网络的普及又为草根电影的广泛传播提供了平台,这些热衷于拍



林州农民拍摄电影现场照片

电影的农民不得不感谢时代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如今,越来越多的河南农民正借助自己手中的DV,一跃跨过传统电影的专业门槛,投身于电影拍摄、制作、传播,开始新一轮平民影像视频娱乐的狂欢。

但是,我们又不得不正视河南草根电影面临的资金短缺等问题。那些原本打算添置生产农具的农民,因为拍电影,腾不出手干农活,直接导致了庄稼没有好的收成。

现代科技成就草根电影

自19世纪诞生以来的数百年里,电影始终被视为高雅艺术,无论是著名的电影导演、演员,还是所谓的二流导演、三流演员,只要是与拍电影沾上边的,常常会以艺术家自居。他们被称为公众人物,有钱,有地位,有希望,投资几千万拍一部电影是常有的事。可对“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而言,拍电影,似乎是可望而不可即的事情。

可是,当我们仔细看近几年来的电影作品后,就不难发现,那些所谓的艺术家宁肯编造一些无厘头的三角爱情纠葛,也不愿意为农民进行艺术创作。农民精神生活单调,无处打发大量的时间,无奈中也只能自己找乐。

在科技日益发达的今天,一部分农民已开始拥有自己的DV,电脑也像旧时王谢堂前燕一样飞入了寻常百姓家。电影,这个自诞生之日起就被视为阳春白雪的高雅艺术,似乎在一夜之间变得不再神秘,农民也开始拍电影了。

草根电影的品位之争

综观现在大部分DV电影作品,其主创人员都是专业出身,无论是主要的摄像机,还是定向麦克风,甚至是监视器都是一应俱全,这种硬件上的保证使得DV的视听品质大大提高,甚至个别DV已经用上了高清的DV,录音设备动辄上万。对于农民而言,缺少了硬件上的强有力保证,是否就拍不出专业的DV电影呢?

现在的DV电影,它的制作成本可能只有几千甚至几百元。所以使用数字设备作“电影”的人越来越多。这已经成了继文字之后另一种表现自己想法,对社会、对人生观点的新

的方式。拍DV电影对于创作者的专业知识具有一定要求,包括摄影、剪辑、编剧等基本技能。在拍摄之前要有一个可以执行的剧本。这不单单是指剧本的故事写得好,还包括剧本的可拍摄性,根本完成不了的情节和场景显然是不合适的。除此以外,还要有一个拍摄团队,因为“拍电影”是团体创作,它需要各个部门包括摄像、灯光、演员、导演、化妆等等通力配合才可以完成。

农民拍电影该不该鼓励是该打个问号,由于没有专业的设备,没有专业的演员,也没有专业的编剧,他们拍出来的电影能否登上大雅之堂?“草根”,也就是普通的大众人群,当然也可以使用数字设备来拍摄自己想要拍的东西,也许只是短短几分钟的短片,严格地讲不能算是“电影”,毕竟电影对创作团体的专业性要求很高,不能把拍出来的影像都笼统地称为DV电影,但至少也是自己心声的表达,



农民自己当起了化妆师

感情的宣泄,如果把它剪成15-20分钟,有节奏、高潮,一个小专题,打上字幕,配上音乐,也算是一种艺术创作。DV电影其实是电影,跟正规电影制作的前期后期没有太多的区别,区别只是在于你的态度。

草根电影在艰难中前行

作为新密的一名普通农民,丁永振拍出的《都是咱爹娘》被电视台一播再播,估计这在电影史上也是首例。记者怀着强烈的好奇心认真地看完了这部180分钟的电影。故事讲的是一女子任性、偏心,常让丈夫处于无奈和尴尬的境地。而她的父母育有两子一女,家庭不和,常吵架。一次妯娌打架,误伤母亲,其父一怒就跟两个儿子分家。此后,老两口轮流到两个儿子家吃住。母亲想到女儿家看看,顺便哭诉一下受到的委屈。可当她赶到女儿家时,恰好碰到女儿不孝敬婆婆,母亲一气离开女儿家,跑到祖

坟前哭诉委屈。父亲带着女儿找到老伴后,在坟前历数儿女的不孝,最后儿女接受教育,孝敬父母,全家和睦。先不管这部电影主题怎么样,丁永振的勇气就足以让河南人骄傲。

新密市广电局负责人说,《都是咱爹娘》拍摄得比想象中要好得多,尽管在一些拍摄技术和表现手法上还有一些欠缺,但一位农民,能拍出这样的电视剧,实属不易。电视剧在新密电视台首次播出后,反响比较强烈,不久之后,新密电视台再次重播了这部影视剧。

据了解,《都是咱爹娘》自2008年9月底开拍,历经15天才完成拍摄,共花费六七万元,拍摄过程很艰辛。2007年5月份,他把剧本写好后,拿到省广电部门备案,就开始筹集资金,找演员,但是到了10月份,家里突然遭遇不幸,直到年底,事情才处理完,但已错过拍摄季节,只能暂时放下。2008年4月,丁永振准备拍摄时,发现制作许可证已过期,所以他又重新申请了制作许可证,到月底制作许可证申请下来后,资金、演员等又都成了问题,丁永振一筹莫展,只能四处找赞助。

但是,并没有人去赞助这个异想天开的农民。“再不拍就没机会了,我想无论如何都要拍,找不到钱,我自己掏,我自己导演,就算全部用群众演员,也要把它拍出来。”丁永振下定决心后,终于开拍。

主要演员李金福说,他经常在舞台上表演,但拍电影还是第一次。因没经验,经常出现表情和剧目不一致,有时一个镜头要拍摄五六次。更要命的是,演员是新密市部分演出单位人员,为不影响他们工作,导演经常要开着车子接演员演戏。由于经费有限,无偿出演的村民还要在风中嚼方便面当午饭。在所有人员的齐心协力下,15天之后,电影终于拍成。

《都是咱爹娘》的成功,让丁永振信心倍增,下一步,如果资金到位,他将开拍8集电视剧《当代孝子》和20集电视剧《大学生村官》。

草根电影:农民的文化觉醒?

从“面对黄土背朝天”的农民形象到电影中的客串表演,凸现出的是农民走过的不一样的心路历程,他们已经不再局限于乡村一隅的吹拉弹唱,不满足于村郊广场的秧歌舞蹈,他



《鬼子进村》拍摄现场剧照

们渴望走进农村文化舞台的中心,为更多的农民带去欢乐。

专家们看到了农民们自娱自乐背后的东西。农民开始自发地记述自己的故事,这是难能可贵的,表现了文化的自发状态变成了自觉状态,这也是农民在温饱之后对文化的新追求。也有些专家认为,农民拍电影说明农民的自主意识已开始提高,更是对文化的新追求,可以毫不夸张地被称为“一场农民的文化觉醒”。

说实话,农民拍电影,条件落后,没有资金,他们自己都会觉得可笑。但是,从拍摄开始,他们就是将拍电影当作一种文化消费去干的,而不是为了什么电影产业和赚钱。消耗一些金钱和道具,得到的却是金钱买不到的快乐和充实。

文化建设不能空白,缺乏农村文化投资的观念往往会滋生很多社会不良因素,麻将、纸牌多的地方,文化建设大多很落后。所以,农民们拉起“电影招牌”绝对不是为了出名,不是自不量力,而是情不自禁的文化冲动和文化觉醒。这种可爱、可敬的正面示范,将为农民们带来文化观念的多元化更新和进步,带动更多农民有事可做、有乐可寻。

生活应该有经济和文化两部分,作为农民,不仅仅是经济人,也是文化人,农村需要适合农民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平民文化,需要团结、合作和奉献的文化、歌唱生活,歌唱劳动,虽然经济不如城里人,但生活照样有充实、快乐和幸福。不要小瞧了文艺演出队、歌声口号、集体秧歌这些平民文化,这里面蕴含着农民的精神崛起。

当然,这里也不是倡导农民们都去拍电影,毕竟这不是他们的专长。但是,作为一种文化安慰和尝试,这种积极因素更应该是中国农民积极健康精神面貌的一个缩影,所以,在理解他们的同时,还希望更多的文化从业者,能够理解基层农民的真实声音和精神需求,从精神上重视、解决“三农”问题。为农民、农村、农业问题挖掘一些时代性、快乐性文化因子,让农民们真正拥有自己的文化市场。

强送道德礼品 疑似道德绑架

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道德感,在道德呈现危机的社会里,坚守个人的道德底线很重要、很必要。但是,个人一己道德不能对他人道德进行绑架,更不能把非道德范畴内的事往道德上强拉硬拽。

本人这样说起源于:四川省彭州市龙门山镇回龙沟景区旁,建起了一个占地面积达到100多亩的真人CS基地,该基地以废墟为背景,依托复杂地形,成为一个天然的CS战场。目前这个西南地区最大的真人CS基地已经正式对外开放。然而,在废墟旁建起娱乐基地也遭到一些网友质疑,认为是对死者不敬。

死者逝矣,这是灾区灾害的惨痛事实。亡魂已然安息,活着的人还要坚强地活下去,好好地活下去。打CS,就是假扮“战士”,身披战术背心,手拿假枪实弹、机枪、狙击步枪、微型冲锋枪等枪械,在丛林中你藏我打,“战斗”一番。百多亩CS基地,就是在回龙沟景区内,也只能算是小小的一角。消息里说了,那里并未埋葬死难者的遗体,因此,可以说CS基地并未对一个死者造成事实上的惊扰。

灾区的人们在重建家园的过程中,首要的就是清理废墟,重建有序的生活。这样的生活里面,包括人们的休闲、娱乐生活。生活要在灾后继续下去,人们的短暂轻松,片段快乐,人们的放松身心,本身即为疗治心理创伤的一部分。本人相信劫后的灾区,现在的灾区,有唱歌的人,跳舞的人,亦会有饮酒作乐的人,看电视节目娱乐的人,这些人在做这些事的时候,距离被清理好的废墟不会太远。在CS基地进行“战斗”的人们,在舒缓个人疲乏、紧张心理的同时,实在也是做着有意义的事情,那就是拉动当地旅游经济的增长。

本土很多人身上,道德基因非常丰富。嘴巴一张,键盘一敲,各类道德就会脱口而出,滔滔不绝。有一点是极为清楚的,那就是道德为个人的奢侈,按康德的话说“道德首先被要求的是支配自己”。一个人身上道德多,于个人而言是件好事。只要能做到言行合一,道德有效支配一个人的心理时,这个人就会按他自己的道德标准行事。假如这道德不是恶德而是美德,它或许就会恩惠社会,恩惠他人。道德纯粹是个人的礼品,自己赠送自己的礼品。自己建立一套道德标准,应用于自律,而不是他律。一个人有道德,就不会拿个人的道德礼品胡乱送人,随意送人。强制性地把他人的道德纳入自己的道德范围,应该说是一种功利行为,一种不道德的行为,一种不尊重他人自由权利的行为。人家自己掏钱,在CS基地里面打打CS,这是很私人化的行为,并不干扰死者,也不影响他人的生活,有人把这种行为往网上网到“对死者不敬”的程度,这疑似强硬地赠送个人的可疑道德礼品,疑似道德绑架。这样的礼品,在有着现代文明背景的社会里,还是送不送为好。就是送了,别人也不会接受。 论语

漫画:欢迎考察团

据报道:为迎接一个考察团到镇上考察,重庆市忠县马灌镇政府下令让镇中心小学派出六年级三个班、百余名小学生,放弃上课时间,到街上打扫卫生。

这些事,已不是某个地方某级政府的特产,而为多个地方所共有。重庆这所小学的100名学生,这次充当环卫工,已属“湿漉漉”小菜一碟了。不过,在不少学校,老师上课迟到或提前落课,拖堂三分钟都算是教学事故,教师在课堂上接听手机或者收发短消息,可算是重大教学事故处理。这次,政府让三个班的小学生放弃上课,上街打扫卫生,应算哪个级别的教学事故?

难道有权者可以随意打乱学校的教育秩序吗?学生停课扫街,官员应该停课反省。 文/丫丫 图/春鸣



公务员社会保障不应另搞一套

历时1个半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草案)》(以下简称《草案》)征求意见稿日前结束。

《草案》第九条第三款规定:“公务员和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工作人员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办法由国务院规定”。这就是说公务员或机关不参加全国统一的社会保障制度,国务院将为他们单独制定另一套相关的“规定”。

公务员社会保障另立标准,无非出现在两种情况下:一是公务员劳动的性质、特点与事业、企业人员不同,因而放在一起不合适,会影响社会保障制度的规范和实施。二是公务员是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它有自己的特殊的利益需要保护,如果与事业、企业人员放在一起,由同一个社会保险法规范、调整,他们的利益得不到保护,甚至受到损害。

从第一种情况看,公务员与事业、企业人员既有共同点,又有区别点。共同点是指他们都是社会生产者,因而可以建立一套全民性的社会保障制度。当然,公务员与企业的职工在劳动性质和特点上是有不同特点的,但这不妨碍公务员参加这一保险制度。事业单位

职工与企业职工也有许多不同特点,但事业单位职工不是参加了这一全国性的社会保障制度吗?其实公务员与事业单位职工有许多共同点,在历史上也一直把两者放在一起,称“机关、事业单位”。现在既然把事业与企业放在一起,那就没有什么理由把机关单独拿出来,另搞一个只适应于公务员的社会保障制度了。

从第二种情况看,公务员是社会分工体系中的一个群体,他不是特殊的性质、特点,那只是说他们与别的行业中的工作人员、职工相比,他们是有“官职”的,他们是有权力的,但不论其官职多高,权力多大,都是人民给他们的,而且只能为人民服务,这就是说“特殊”在他们是人民的“公仆”。

上述情况说明,无论从哪个方面考虑,于情于理,都不宜让公务员从《草案》单独出来,另外制定一个社会保障制度。当然,肯定公务员是“彻底地为公共利益工作的”,并不否认,公务员这个群体本身的利益。公务员作为人民公仆,他们在社会分工体系中处于社会权力的中枢,承担着十分重要的责

任。要承担责任,自然要保证其正当的经济利益。在社会保障方面,公务员与事业、企业的职工一样,就应一视同仁,按同一个《草案》规定的原则、方针缴纳保险费,按统一的原则形成养老金,按统一的计发办法,领取养老金。

为保证公务员正当的合法权益,在公务员与事业、企业职工一起参加《草案》规定的社会保障的前提下,按照《公务员法》,制定相对独立的包括可操作的社会保险“规定”,也是可以的、必要的。同样,事业单位,如教师也是一个具有同样特点的群体,他们也可以根据《教师法》,制定相对独立的包括可操作的社会保险“规定”。其他企业、农民等其他行业,也可以根据各自的特点,保持某种程度相对的独立性,制定具体的一些补充的“规定”、“办法”都是必要的。

总之,公务员或机关与事业、企业职工一起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制度,有利于国家立法的统一和社会的公平,有利于劳动力和其他人才的流动,有利于加强对公职人员的监督和避免腐败,有利于社会的安定团结和谐社会的建设。 王克忠

问政于网 未必专设网民代表

据报道,近日,4位网友以网民的身份当选洛阳市人大代表和被推荐成为市政协委员。毫无疑问,洛阳人大、政协敢为先锋的精神和大胆创新的做法是值得肯定的。但我们注意到,此事同时也引来不少质疑之声。

其一,是对网友当选人大代表合法性的质疑。报道说,“作为洛阳网民界市人大代表候选人的‘老牛’,在洛阳市西工区召开的人代表大会上,被选举为洛阳市人大代表”。从上述报道措辞看,为选举网民代表,洛阳市西工区还专门辟出“网民界”。可是,稍微了解人大代表选举法的都知道,这一做法并无法律依据。一般而言,人大代表都由所在选区的选民直接或间接选举产生。作为虚拟空间的网络,属什么区?怎么操作选举?均无定数。就算人为地辟出“网民界”,也因缺少法律依据而使得程序大谬,程序不合法则其实体结果不合法,“老牛”作为网民人大代表的合法性自然经不起推敲。

其二,进一步,就算“老牛”以网民人大代表的身份出席洛阳市人民代表大会。他能够代表谁的利益?有人说,当然是代表网民的利益。那么,网民的利益又是哪些人的、什么样的利益?中国网民已突破3亿,且还在以每月800万~900万的速度增长。网民数量巨大,其组成也非常之复杂。从国家领导人,下到普通百姓乃至小学生,或者从富庶如身价千万的实业家,到身无长物的农民工以至在家“啃老”的愤青,都可能是网民。单从组成看,谁敢说,自己能够代表这样一个身份各异、利益差别巨大的庞大人群的利益诉求呢?因此,代表网民利益的说法只能是一厢情愿。

当然,也有人说,法律一般是滞后的。创新往往意味着要突破现有条条框框,法律条款与现实需要的差别完全可以通过修改法律取得一致。比如说,选举法中有“全国及各级人大代表中应当有适当数量的妇女代表”这样的特别条款。那么将来会不会有类似的规定,要求人大代表中应有适当数量的网友代表呢?笔者看来,即便是未来,这样规定也不大可能。其根本原因在于,网友来自社会各个阶层,本身不是一个独立的属于社会阶层(界别)。而身为网友的人们在现实中已经属于各自的区或界别,其利益诉求已经可以通过现有的渠道得以反映,如再设网友代表,只能导致议事机构人力资源的浪费。

网络是表达意见的一个新生而鲜活的渠道,当前我们之所以重视网络声音,并非因为这些声音代表了自己的独特利益,而是这些无拘无束的意见给人以更坦率、更真实、更犀利的感觉,能够对执政者有所启发。所以,从中央到地方,都十分重视网络问政于网络。作为一个公民表达利益诉求的平台,我们把网络本身维护好、管理好,真正创造一个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网络舆论环境,这才是对网友参政最大的支持。 王文琦